



詩語背後

## 探索文脈 解碼深圳(二)

閱讀英國人類學家艾倫·麥克法蘭的新著《深圳之謎》，沿着他的論述邏輯層層推進，抽絲剝繭，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角色代入意識，清晰地感知到這種揭秘帶來的思維快感。我在閱讀中就不時想起自己是怎樣進入深圳這個場域的：從淺嘗輒止的初始接觸，到帶着好奇心的長達16年的旁觀與互動，最終成為一個自覺的探索者，深圳這座城市，對我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麼？

我最早接觸深圳，也是從一本類似揭秘的書開始的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深圳市委宣傳部推出長篇報告文學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》，以翔實的資料和平實的敘述，沿着工程改革、供給改革、物價改革、金融改革逐步推進，生動地還原了深圳經濟特區從設想、奠基、創業到初步繁榮的歷史進程。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讀博士，學術興趣已開始從一些宏大的思辨的領域轉向具體社會問題。這本書讓我意識到，舉世矚目的深圳傳奇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高瞻遠矚、頂層設計，而是問題和矛盾倒逼改革，摸着石頭過河，順勢而為的結果。

1996年秋天，我隨同中央編譯局一個課題組來深圳做調研，首次踏足這座心儀已久的南國新城。正是從那次調研開始，深圳元素便潛移默化地注入我的人生軌跡。豐富多彩的深圳故事以其對「變革」的全方位演繹，啟發我在人生旅途中要自覺擁抱變化，勇於迎接挑戰，大膽嘗試未知，讓生命呈現無限可能。後來，我被派駐香港工作，在那座絕無僅有的與深圳聯繫最緊密的城市裏呆了16年多，近距離觀察和借鑒，多領域開展雙城合作。直到2021年，終於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深圳人。

從遇見、走近到置身其中，是一個人與一座城的完美緣分。我對深圳這座城市的認同，因閱讀《深圳之謎》而倍感親切。麥克法蘭教授給書的序言取了一個標題——遇見深圳，正文則以「緣起」開篇，簡要地交代寫作背景和過程後，分「奇跡」「調查」「解答」三個部分深入探究了深圳作為奇跡之城的來龍去脈。以這樣的方式進入，相信每個讀者都會在閱讀過程中，由於各自

不同的人生經歷而獲得一份獨特的閱讀體驗。

當然，「深圳之謎」並沒有完全解開。存在主義哲學家讓-保羅·薩特認為，寫作是對讀者的召喚，作者寫出作品只完成了一半，只有讀者參與進來，才構成完整的寫作行為。當讀者結合個人經歷和觀察，進入《深圳之謎》構築的探索之旅時，他也成為了麥克法蘭教授破解這個謎題的另一個被訪談者，即深圳奇跡的另一個證人。隨着越來越多讀者介入，謎底便有了更多的路徑和彼岸，這正是該書寫作結構的開放性所具有的生命力。

麥克法蘭教授說得好，關於深圳這個非凡的世界，還有更多內容等待被發現和探索。這個世界正向中國各地傳播，而本書只是一個開端。他以這樣一句滿懷期許的話作為全書結尾，不能不引發我們深思，並意識到身為深圳人的責任：「幾百年前，在我的故鄉、英國的一個小地方，人們找到了類似緊迫問題的解決之道，開啟了突破農業文明束縛的征程，如今，這根接力棒已經傳到了深圳手中。」

當我從麥克法蘭教授手中接過他贈送的《深圳之謎》，新鮮的書香彷彿讓我感受到了這種文明傳遞的脈動。實際上，自從2021年6月調來深圳工作後，我這幾年一直都行走在解碼深圳奇跡的路上，通過探索深圳文脈，把握城市特質，力爭成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。

深圳是一座難以界定的城市。一方面發展太快，來不及沉澱，城市特徵往往還沒有完全成形就過時了。另一方面深圳作為特區、先行示範區，城市定位每每領先全國，對標世界，十分「高大上」，似乎總在雲端徘徊。在世人眼中，深圳的城市形象不怎麼清晰：說深圳有什麼，可以很方便地列舉；但要說深圳是什麼，總有些可意會不可言傳，讀懂它需要找到切入口。

說起來，我以前對深圳並不陌生。2004年派駐香港工作，一駐十多年，在深港雙城間往返了無數次。不過，那都是匆匆過客，始終以他者的姿態與之交流，缺乏切實的體驗和認知。直到正式調入深圳，擇一城終老，這裏成了餘生的棲息地。南兆旭說，要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當作宇宙的中心來關注。我以半生的閱歷，加上新人的好奇心，開始認真閱讀這座充滿想像空間的城市。前後四五年時間，主要為此做了三件事：打卡深圳十峰，開設地名故事專欄，走訪74個街道。



●作者最早接觸深圳是從閱讀《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》開始的。  
●作者供圖

地。南兆旭說，要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當作宇宙的中心來關注。我以半生的閱歷，加上新人的好奇心，開始認真閱讀這座充滿想像空間的城市。前後四五年時間，主要為此做了三件事：打卡深圳十峰，開設地名故事專欄，走訪74個街道。

2021年立秋，適逢周末，我偶然結識了一批山友，組成「立秋登山」微信群，花了3個多月時間把深圳十峰挨個爬了一遍。閱歷支撐了感悟力，好奇心喚醒了寫作的衝動。我以登山日記為基礎，整理出版了《深圳十峰：從山海閱讀城市》。胡野秋為該書作序，開篇即稱：

「從文字中進入深圳的通道很多，每一條通道都關聯着一種意象，有蛇口半島的開山炮，有摩天大樓的霓虹燈，有一夜之城的傳奇，有蔚藍海岸的波濤……但是獨從山峰開始敘述深圳，這彷彿還是第一本。」隨後，為紀念新安建縣450周年，我和尹昌龍、胡野秋輪流執筆，在《晶報》開設專欄「深城記」，每周一篇隨筆，選取一個深圳地名，結合作者與該地的淵源，講述地名的來歷、演變以及這片地域上的代表性人物和重要事件，挖掘相關文史內涵。這場寫作行動始於2023年1月1日（新安縣始建於1573年）第一篇文章見報，持續了整整一年。三人意猶未盡，又與香港劉蜀永、徐全聯手，繼續在《香港商報》做了一年「港深地名故事」專欄。與此同時，我牽頭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啟動「街道走訪」計劃，自2024年6月起，深入全市74個街道開展專題調研，時間也差不多一年。

這三個「一年」，與打卡深圳十峰一起，為我開啟了一扇觀察的窗戶，亦提供了一片耕耘的田地，使自己探索深圳的進程更快捷，也更扎實。登頂十峰是為了從山海閱讀城市，重在把握山水大勢；講述地名故事是對歷史的地理解讀，重在挖掘文史內涵；街道走訪則是都市觀瀾、管中窺豹，重在思考城市成長。



生活點滴

## 飄香的年豬肉

冬至的風裹着數九寒天的凜冽，掠過夷陵大地的田壟與屋瓦，也吹醒了鄉親們心頭最溫熱的期盼——殺年豬、吃年豬肉。這是一年到頭的重頭戲，是寒冬裏最熨帖的儀式，早早就被鄭重地揣在了心心念念的日子裏。

挑個晴好的吉日，主人家天不亮就起身，掃淨庭院，擺開案板，又差人去請村裏的殺豬佬。消息像長了翅膀，飛遍彎彎繞繞的村巷，至親們扛着家什、拎着佐料趕來，女人們扎進廚房忙活着燒火洗菜，男人們挽起袖子，圍在豬圈旁說笑，空氣裏滿是藏不住的歡喜。

豬圈裏的年豬養得膘肥體壯，哼唧着晃悠着圓滾滾的身子。殺豬佬手起刀落，利落乾脆，男人們搭把手，七手八腳地幫忙把豬褪毛、開腔，鋒利的屠刀劃過，骨肉分離的聲響混着騰騰的熱氣，在冷冽的風裏漾開。案板上很快碼起一排排肉塊，肥瘦相間，色澤紅潤得喜人。最精華的五花肉、最鮮嫩的里脊肉，還有帶着骨髓的大棒骨，被小心挑揀出來，餘下的則被放進大木盆，撒上粗鹽細細揉搓，準備醃製成臘肉，留着慢慢享用，或是給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寄去。

女人們的戰場在廚房。柴火灶燒得旺旺的，鐵鍋滋滋作響，切得薄厚均勻的肉片裏上蛋液，下鍋煎得兩面金黃；大塊的五花肉燉進砂鍋裏，配上蘿蔔或白菜，咕嘟咕嘟熬着，油脂浮起又化開，香氣一絲絲滲進骨頭縫裏。骨頭則被扔進高壓鍋，燉得酥爛，筷子一截就能脫骨。不一會兒，滿屋子就飄起了年豬肉獨有的鮮香，濃得化不開，順着門縫窗隙溜出去，引得路過的孩童蹣跚張望，連村口的大黃狗都循着味兒跑來，蹲在門口搖着尾巴，眼神不言而喻。

終於，一盤盤熱氣騰騰的年豬肉端上桌。肥瘦相間的回鍋肉油光錦亮，清燉的排骨湯色乳白，小炒的里脊肉鮮嫩爽口。主人、客人、殺豬佬圍坐一桌，甩開膀子大快朵頤。夾一筷子肥膘，油香在舌尖炸開，卻絲毫不膩；嚼一塊精肉，緊實的肉質裏滿是糧食餵養的醇厚。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人們的臉頰泛起紅暉，笑聲在廳堂裏迴盪，平日裏的辛勞與疲憊，都在這肉香與酒香裏消散了。

這哪裏是一頓簡單的年豬肉宴？碗碟裏盛着的，是一整年的辛勤耕耘，是五穀豐登的踏實喜悅。人們吃着肉，說着來年的光景，祈願風調雨順，盼着家人安康。窗外寒風呼嘯，屋內暖意融融，肉香裊裊，把新年的期盼也熬得滾滾。

宴席散後，臘肉被一串串掛在屋簷下，在寒風裏慢慢風乾，等着過年時成為餐桌上的佳餚。而開春之後，主人家又會揣着滿心的期許，去集市上捉回幾隻粉嫩的小豬仔。看着小豬崽哼唧唧地吃食、長大，心裏便又開始惦念，惦念着下一個寒冬，那一縷再次飄滿屋裏外的年豬肉香。

民間

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## 與「得把口」相關的歇後語



「陳顯南賣廣告」，個廣告近排賣通街！我識得冇親戚朋友幫視過佢，之後就話：「陳顯南賣廣告」，「得把口」咁！



《粵語講呢啲》  
與「得把口」相關的歇後語

有柄茶壺/有耳茶壺（沒把茶壺）——得把嘴  
「沒把茶壺」是無握把，手持「壺身/壺肚」倒茶的一種茶壺。廣東人多會叫「把」做「柄」或「耳」。茶壺沒有「柄」就只剩下「嘴」這最突出的部分了。

茶壺沒肚兒——光剩嘴

廣東人說人很有見識說他「滿肚墨水」。書面語的「沒肚子」所指的正是沒有見識；那「沒肚子」的人因條件所限，說的多不切實際致使無法成事。人們使用「沒肚茶壺」來諷刺這類人；又「沒肚茶壺」最大的看頭就是那把「嘴」，就此生成了這個歇後語。

有柄士巴拿——死剩把口

「士巴拿」（「拿」讀「攬/拿4-2」），spanner的音譯，是一種工具用以轉動螺栓、螺帽及其他難以用手轉動的物件。與這個歇後語相關的「士巴拿」是開口大小固定的一款。「沒柄士巴拿」只剩下那個「口」。

有柄士巴拿——得棚牙

「得棚牙」中的「棚」，讀音由「排」音變過來。廣東人會說一副牙齒/一排牙做一棚牙。與這個歇後語相關的「士巴拿」是通過轉動那看似「一棚牙」的組件來調教開口大小的那一款。「沒柄士巴拿」最顯眼的地方就是那「棚牙」。

「得把口」與「陳顯南賣廣告」有何干呢？

陳顯南是抗戰前廣州一名醫生，其醫術並不高明。他的年代，賣廣告的手法通常是「貼街招」——在小紙張上寫上一些簡單的宣傳語句。曾光顧他的發覺其醫術與廣告宣稱的有很大出入，於是創作了以上的歇後語來譏諷他。

示例：

有冇聽過我嗰組早幾月嚟嘲個同事Leo喲輝煌歷史呀？

我一向唔八卦嘅；你講到咁，今次我有興趣聽！

條友第一次team meeting響自我介紹嘅環節，就講返自己響以前間公司點樣點樣拓展中東嘅業務，真係畀佢嚇咗；點知最近我同佢一齊跟一個中東project，就發覺到原來佢同「陳顯南賣廣告」冇分別囉！

搵鬼知你喺乜！

「得把口」囉！呢個歇後語舊時有，用返個現代吶：「有柄士巴拿，死剩把口」。

「得把口」也可說成「得把嘴」「得把牙」「得棚牙」「死剩把口」，指只得一張嘴或一副牙齒；比喻只說不做或空談，也會說：

口響譽；大隻廣；如何如何，大樹菠蘿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有心無力/做就軟弱無力常見的對應書面語包括：

光說不練；油嘴滑舌；誇誇其談；紙上談兵

先來說說一些與「得把口」相關的歇後語：



豆棚閒話

## 年復一年

進入中年以後，時針像是被加了倍速，常有一種地球轉動速率正越來越快的錯覺，彷彿就在一眨眼間又過去了一年。不過，除了日期數字變化帶來的一些例行感慨，其餘也好像沒有什麼不同。王小波大概是把這種年復一年的惆悵刻畫得最傳神的人：「就如一個人中了邪躺在河底，眼看潺潺流水，粼粼流光，落葉，浮木，空玻璃瓶，一樣一樣從身上流過去。」被時間帶走的那些平凡生活片段，既讓人略感遺憾，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值得珍惜的東西，只是如落葉、浮木、空玻璃瓶飄流過水面。

回想幼年時，到處都說2000年會實現「四個現代化」，這一年也成為我們參照人生的重要坐標。我暗自盤算，到時我還年輕得很，想要快一點看到結果的急切心理，經常會嫌時間過得太慢。1999年跨年夜，我和朋友一起迎接千禧年，當新年鐘聲敲響，到處是被放飛的氣球，狂歡的人群互相擁抱，氣氛空前熱烈，那一刻，我內心卻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，甚至懷疑正身臨其境的那個人不是自己，因為沒有從這個匆忙前行的過程中留下什麼印象。

其後慢慢發現，自己越來越難以跟上時間的步伐，又被催生出一種時不我待的無形焦慮感，彷彿肩上擔負着拯救地球的重任，卻沒能完成任務。多年前看尤瓦爾·赫拉利

的《人類簡史》，驚艷之餘，忍不住對自己說，看看人家這個年紀在做什麼，而你這個年紀又在做什麼？自感人生被虛度生出的懊喪和羞愧，就像英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保羅·狄拉克寫的一首小詩：「三十歲後還在苟活，倒不如死去來得體面。」古往今來，不知道曾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受急迫的功名心牽引，無法跳出自我精神內耗。

到了近年，說是開悟也罷，認命也罷，終於明白人生並不是一條直線，而是一個從起點轉回到終點的時間循環，其關鍵不在於誰先誰後，或贏取多少社會獎酬，而是看懂不懂得把時間當成一個值得珍惜的朋友，進行自我款待——個人雖然無法阻止時間，卻是可以學會如何與時間相處、與自己和解。我也順勢卸下了人生必須體現出意義價值的宏大目標，開始坦然面對各種生活的不如意和缺憾，把人生看作一場單向旅行，用心去享受諸如獨處泡一壺茶沉澱心靈這樣的小確幸，盡力讓時間變得更有意思。

波蘭詩人斯坦尼斯拉夫·耶日·萊克有兩句小詩深得我心：「青春是自然的饋贈，但選擇怎樣老去卻是一門藝術。」誰說不是呢？那些已經流過的時間無法重來，與其在年復一年的焦慮和慌亂中自耗，還不如試着從那些飄過的落葉、浮木和空玻璃瓶上，去發現別人錯過的美麗。



詩詞偶拾

## 北行七章

### 水調歌頭 · 上谷道

上谷倚飛將，枝箭鎮狼山。連峰銜堞涇爾，  
波冷鏡光圓。漸近青城青塚，望遠金鑾盛樂，  
談笑話當年。虧放亂雲外，米撒半屏寒。

少年夢，征戰地，老來聞。晉風代馬，壁上  
殘勒是依然。枯草快晴空闊，沙棘鳴禽紅葉，  
長調起晴川。莫把雕弓畫，筋已作琴弦。

### 水調歌頭 · 過青塚

梳我王家髻，着我漢家衣。來迎家妹後生，  
雙淚對垂時。遙望幾千年矣，親晤招來可數，  
不及換王旗。依然山河綠，青草自萋萋。

心念念，情脈脈，夢依依。一懷家國，舊歲  
新月兩相知。如是馳驅千里，何若枕刀入寐，  
好個小雄獅。情子深深揮，高燧鶯鶯啼。

### 水調歌頭 · 招魂

射虎陰山下，遺我少年魂。峭岩孤樹殘崖，  
猶有幾多痕。或是飛雕風羽，或是熊筋桑骨，  
或是錯金鱗。層疊霜凌雪，漫漶血花塵。

炊煙裏，三界外，死生門。是誰呼喚，